

下班之后刚进家门，面白如死。

张离婚协议书是我和老婆经历无数
是由老婆起草，但我也原封上同意。

小学生作文一样改动了几个措别
印四份。几个字。递给老婆后换“

(稿)”。
见老婆坐在沙发上一边嗑

飞里想，看样子今晚她走。

完全可以独立生活。

圣诞快乐。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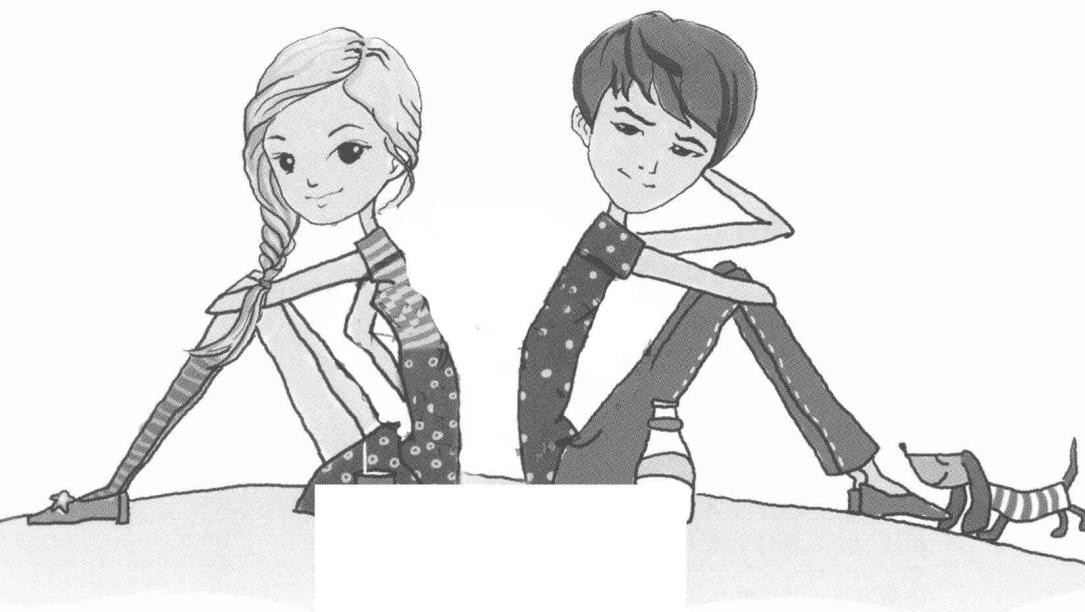
毛毛雨。

毛毛

好男如何跟女斗

HAONANRUHEGENNUDOUNG

吴书纯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阳·

© 吴书纯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男如何跟女斗 / 吴书纯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313-4282-3

I. ①好… II. ①吴…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7320 号

好男如何跟女斗

责任编辑 常晶 姚宏越

装帧设计 马寄萍

责任校对 张斌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13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印 刷 沈阳天正印刷厂

ISBN 978-7-5313-4282-3

定价：2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24-86250621

目 录

对号入座 /001	OO /
福祸菜名 /005	
黄县长“吃鸡” /007	
假戏现真形 /010	
爷爷、孙子和猴子 /014	
Q局长的故事 /017	
我当秘书的尴尬笑事 /020	
机关逸事 /024	
什么都快乐 /027	
离婚前的最后一个夜晚 /030	
给老婆提“意见” /034	
好男如何跟女斗 /037	
老婆得了妄语症 /041	
父子抬杠 /044	
懦夫之妻何东施致婆婆的信 /046	
马屁拍得阖家欢 /049	

疑似良心缺失症 /052
儿子和爹有啥不一样 /055
起“姓”隐私 /057
马屁精逸事 /060
找老公——是选武大郎还是选武二郎 /063
麻将之家的乐子事儿 /065
诗人张大黑的幸福生活 /072
我和太太的幸福生活 /075
太太逸事 /081
老五戏妻 /087
活宝夫妻 /095
逗偶记 /102
陪老婆逛街 /106
陪老婆旅游 /110
“麻婆”逗夫 /114
酷抠老婆省钱纪事 /118
老婆的惊人之语 /122
“幸灾乐祸”的老婆 /125
薛蟠是怎么成为作家的 /129
林黛玉下海 /132
孙悟空调官记 /137
风流富姐杜十娘 /140
武大郎捉奸 /146
猪八戒官场浮沉录 /150
汽车司机论老婆 /153

- 世相大观 /155
新世说四则 /162
睞睁三则 /166
趣味诗话 /169
十六次尴尬 /173
广告时代的日记 /179
- 将吹牛进行到底 /182
我的自述 /184
我的巧媳妇 /187
“十大”企业家 /189
我的四大发明 /192
吹术是怎样练成的 /195
我家的动物真神奇 /198
吹牛擂台赛 /201
造福人类的八件好事 /204
- 男女二人转 /206
夫妻大清算 /258
树立大丈夫形象的十大秘诀 /261
单身的理由 /263
怕老婆的二十种理由 /266
夫妻兵法 /268
现代丈夫新版三十六计 /271
丈夫到底该不该有私房钱 /277
错觉 /281

对号入座

尽管我很年轻，可在我工作的局里却有个很古老的绰号叫秀才。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叫我呢？因为平日里我除了给领导写写文字材料之外，我还时不时地写些小说、故事之类的文章邮出去发表。按说闲着没事时搞点儿文学创作，虽不敢说是一种了不起的追求，但至少也应算作是一种不错的雅好，可这个雅好却给我带来了说不出的烦恼，甚至还差点儿让我发疯。事情得从头说起。

一次上班的路上，我突然来了灵感，头脑中很快就构思出了一篇反腐题材的小说，甚至连小说的题目都想好了，就两个字——举报。

到了班上之后，我怕灵感溜走，就赶忙找出了一本稿纸，然后掏出钢笔就想开写。可我刚在稿纸上写好题目，就见局办公室贾主任不知是啥时候站到了我的身后，他用手拍了拍我的肩头说：“秀才，到局长办公室去一趟，局长有请！”贾主任边说边用目光向我的稿纸上扫了一眼，我想他是看我在写啥。

局长有请，我自然不敢怠慢，赶忙放下钢笔就去了局长

办公室。到了局长办公室我才知道，局长是让我给他老婆打个电话，说头两天局长外出开会去了，是我跟他去的。其实局长头两天根本就没有外出开会，当然我也没跟他去。不过，我猜出了局长让我这样说的目的是想向他老婆证明什么，但不管他想向老婆证明什么我都不能不按局长交代的办，要知道，能为局长证明什么，那既是局长对我的信任，也是局长看中了我能“编故事”的本事。我按局长的吩咐给他老婆打完电话后，局长满意地说：“小伙子，好好干，将来我会给你机会让你施展才华的！”我听后心里美滋滋的，高高兴兴地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写起了小说。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局长刚一上班，就被市纪委来的人叫走了。当天下午，就传出了局长因贪污受贿、包养二奶而被“双规”的消息。接着就见局里的同事三三两两地相互议论着，可不知为什么，一见着我他们就立马不说了。

临下班的时候，平时和我关系最铁的打字员小马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问道：“咱们局长被‘双规’了，听说是你写的举报？”我一听脑袋里顿时就轰的一声，忙问：“你听谁说的？”小马说：“反正局里人都这么说。”我一想，准是办公室贾主任说的，因为他那天找我时，我刚好在稿纸上写了“举报”两个字。于是我赶忙去找贾主任，并向他解释说：“咱们局长被‘双规’，真的不是我举报的！”贾主任上下看了我一眼说：“你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不是你举报的你心惊什么？”我说：“不是我心惊，我是怕有人以为是我举报的。”贾主任说：“就是你举报的也没什么不好嘛，人，做事要敢作敢当！”

我一听他还是以为是我举报的，就面红耳赤地说：“你那天看到的我写的‘举报’两个字，那是一篇小说的题目。”

贾主任说：“行了，别解释了，免得越描越黑。”

我一想，他说得也对，既然不是我举报的我干吗要浪费口舌跟他再三解释呢？到时候小说发表出来大家一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这事儿发生之后，我就急切地盼望着我写的那篇小说能早日发表，以便向大家证明我写的的的确确是小说而不是举报信。在我焦急的等待中，我写的小说《举报》，终于在我们局长被“双规”半个月后的一天在一家法制日报的副刊上发表出来了。我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就到报刊亭买了三十份，分发给了局里的同事，尤其是局办公室的贾主任，我在给他送报时还特地跟他说了一句：“请看，这就是我写的小说《举报》，你那天看到的只是个题目。”贾主任接过报纸后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坐在那里读了起来。走出贾主任的办公室时，我心里一阵得意：有了这张报纸，就可以证明我写的是不是举报信而是文学作品了！

令我想不到的是，仅过了四十多分钟，贾主任就找到我说：“你这就不太厚道了，你写举报信举报局长贪污受贿、包养二奶就行了，干吗非要把他的那些事写出来登在报纸上呢？”

我气得火冒三丈，但还是尽量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主任大人，您可看明白喽，我写的这可是小说！”

贾主任白了我一眼说：“别老拿小说来唬人，什么样的小说也都是源于生活的。我问你，你说你小说中写的贪官除了名字和咱们局长不一样外，他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和咱们局长一样？特别是你在小说中着力刻画的那个举报者，除了姓名和你不一样外，又哪一处不像你？……”

贾主任的话让我如梦方醒。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我小说中写的那个贪官真的很像或者说就是我们局长，而小说中的举报人则和我特别相像，所不同的是小说中的举报者是真的举报了贪官，而现实中的我，确确实实没有举报我们的局长。可谁又能证明这一点呢？而我自己又如何证明我自己呢？我反反复复想了好久：如果不承认是我举报的局长，那么同事就会认为我对大家不真诚；可我若是违心地承认了是我举报的局长，那我就是对自己不真诚。究竟是对大家不真诚还是对我自己不真诚？最后我不得不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既然怎么解释大家也不相信，莫不如我就“承认”局长是我举报的。于是我又去找贾主任并对他说：“主任，我跟你实话实说，咱们局长被‘双规’的确是我举报的！”

我刚一说完，贾主任就得意地笑了。临从他办公室出来时，他特意用手拍了拍我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我佩服你的勇气，不过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得饶人处且饶人！局长被‘双规’就已经够倒霉的了，以后就别再写文章臭人家啦，免得让大家伙认为你做事太绝……”

从贾主任办公室出来，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要发疯……

福祸菜名

我当镇政府办公室主任的第一天，就赶上新县长到我们镇来检查工作。到了中午，镇长小声地吩咐我去食堂给县长安排午餐。我当即请示镇长如何安排？镇长说：“按上级规定办，做四个菜，但甲鱼一定要有。”我答应一声就去了食堂告诉厨师，中午给县长做四个菜，甲鱼必保，其他三个菜你随便做。

中午吃饭时，镇长要我和他一块儿陪县长吃饭。我们坐好之后，厨师首先将家常豆腐端了上来，县长一看，脸上当即露出了一丝不悦。因为按地方风俗，用豆腐招待客人有不敬之意，于是我慌忙站起身来瞎编个词说：“县长，这道菜叫一尘不染。”县长听我一说，表情温和了许多。接着，厨师又上了第二道菜煲甲鱼汤，我又胡诌道：“这道菜叫独占鳌头。”县长一听微微笑了笑。不一会儿，厨师又把第三道菜、一盘切成两半的咸鸭蛋摆成花端了上来。县长说：“这个菜叫什么？”我用筷子一指说：“蛋清像天空，蛋黄像月亮，厨师又摆成了花的造型，自然叫花好月圆！”县长听后点了点头说：“虽然有些牵强，但也还算有点诗意。”说完，就高

兴地喝起酒来。厨师最后一道菜上的是粉条炒韭菜，不为别的，实在是因为没有别的菜可做只好有啥吃啥了。可县长以为我是刻意安排的，于是又问我：“吴主任，这道菜你有什么讲究？”我看，咋的也不能在县长和镇长面前显得江郎才尽哪，于是说：“咱们农村漏粉的过程很像天上下雨，所以取其形状和独特的生产过程称之为天长，而韭菜是地上所长，谐音地久也还贴切，所以这个菜叫天长地久（韭）。”县长听后，借着酒劲儿连连说好，喜得镇长事后给了我好一顿夸。

可这事儿过去没几天，曾当过县长、现退居二线的一位老领导来我们镇搞调研。临近中午的时候，镇长小声告诉我说：“就按上次招待县长的菜谱做。”我到食堂安排了一下，随后就办别的事儿去了。没想到，回来之后镇长给了我好一顿批评。原来，吃午饭的时候，老领导一见家常豆腐先上来了，就阴阳怪气地说：“你们可真会看人下菜碟呀，什么人，什么待，花子客，豆腐菜。”镇长一听气得啥也没说出来，忙让厨师把另外几个菜端上来。谁知，厨师刚把煲甲鱼汤和咸鸭蛋端上来，那位老领导就用手一指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王八、蛋，你们这不是用菜名骂人吗？”说完，一甩袖子，气哼哼地上车走了……

黄县长“吃鸡”

黄县长是省里下派干部，来到小县城任职之后，老婆因为工作关系仍留在省城里。这老婆不在身边，黄县长夜晚寂寞了便常到县政府机关的小食堂里吃点夜宵、喝点闷酒，图得睡个好觉。

食堂里有个伙食科长姓关，年龄四十来岁。因为“关”和“官”同音，机关的人觉得叫他老关怕领导听了不高兴，叫小关又怕他自己听了不高兴，所以大家见了面都叫他一个字：“关”。别看这个姓关的文化不高，但他常年跟领导打交道，对领导的心思是一猜一个准。慢慢的，他看黄县长常在夜里一个人到食堂喝酒吃夜宵，就讨好黄县长说：“县长，以后您想吃啥就往食堂打个电话，反正您的寝室离食堂也不远，我们做好了就给您送过去，免得您还得往食堂跑。”黄县长听后就说那就有劳各位了。就这样，关开始经常给黄县长送夜宵。一来二去的，关和黄县长混熟了，黄县长就把老婆不在身边的苦闷和关说了。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关听了之后，就于一天夜里在送夜宵的同时又给黄县长找了个年轻漂亮的三陪小姐，黄县长非常高兴，直夸关会办事。为

了不被外人知道，二人当下还约定了个暗号：以后只要黄县长一打电话说做个鸡来，那就是让关在安排夜宵的同时带个三陪小姐过来。

一天晚上，黄县长在外边喝了不少酒，身上直冒火，于是便往食堂打电话说做个鸡来。这天晚上恰巧姓关的不在，电话是一个姓刘的值班厨师接的，他一听黄县长打电话让做个鸡送过去，就到厨房里生着了火准备给黄县长炖个鸡汤。谁知当他打开冰箱才发现，里边一只鸡也没有了，只有一只煺了毛的鸽子。刘厨师一想：这么晚了，上哪儿买鸡去？干脆用鸽子代替算了，于是他就把鸽子做好了用大海碗给黄县长端了过去。谁知黄县长一看他端了碗汤过来，连看都没看就问了一句：“这是鸡吗？”刘厨师一听，还以为是黄县长看出了什么，便在心里琢磨开了：黄县长真不愧是县长，是鸡不是鸡不用看就知道。可他反过来又一想：我要是承认了不是鸡，那不等于是说自己糊弄县长吗？于是就硬着头皮说：“是鸡，只是小了点儿。”

其实，黄县长问是不是鸡时还醉眼蒙眬地以为来人是关，问完话之后才发现是姓刘的厨师，于是说：“你去把关找来。”刘厨师一听，心里就想：这黄县长真是厉害，他一下子就发现了鸽子头和鸡头的最大区别是鸡头上长着冠而鸽子头上没有冠，要不怎么让我把冠找来呢？于是他放下汤碗，转身就回了食堂。

按照当地民俗，鸡冠子是官帽子的象征。比如说谁家的儿子过百岁，当母亲的一定要给儿子绣个花枕头，枕套上面的图案多是一只大公鸡，鸡冠子上还要再长出一朵鸡冠子花来，这是取官（冠）上加官（冠）的寓意。民间有了这种说法，因此县政府食堂的厨师平时在做鸡时也一定要把鸡冠子

割下来，放在一个特设的台板上供着，以示敬官（冠），免得被人吃掉。刘厨师之所以敢用鸽子冒充鸡来糊弄县长，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当黄县长让他把关找来时，很自然地被他误解为是黄县长在跟他较真：让他把鸡冠子找来，也好证明汤里的头是鸡头。

刘厨师回到食堂之后，就直奔那个平日里供着鸡冠子的台板前，从上边找出个鸡冠子在灯下一看：可能是放得时间长了，有些发黑，于是他就用开水将鸡冠子烫掉了一层皮，然后把看上去还算新鲜的鸡冠子用盘子给黄县长送了去。他敲门的时候，黄县长刚刚洗完澡，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听见敲门声以为是关给他找的三陪小姐来了，就赤裸着身子前去开门，开门后一看是刘厨师就顺口问道：“关找来了吗？”刘厨师把装有鸡冠子的盘子往黄县长眼前一端说：“您看，在盘子里。”黄县长一看，盘子里只放着一块颜色发红、锯齿形的肉片，于是不解地问：“这是什么？”刘厨师以为黄县长没看出来这片肉是鸡冠子，就说：“是呀，在台上的时候还是个冠（官），这一脱皮就不像个冠（官）了！”

假戏现真形

在省城开会之时，来自不同县区的胡正、张前、贾仁见面前了。三个人五年前曾同在省委党校学习，同吃同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成了拜把子兄弟。分手之后，各回各地，一个个都当上了不大不小的官儿，只是再没联系。这次见面，三个人少不得要痛饮一场，说说心里话。

晚上，三个人来到一家酒店。刚开始喝时，一个个还都斯斯文文、客客气气的，几杯酒下肚后，年龄稍长的胡正便说：“这么喝酒、这么说话累不累呀？咱哥儿几个到一块了还装啥呀？我说今晚咱们都敞开心扉，也像中央电视台崔永元似的来个实话实说如何？”张前、贾仁齐声响应：“应该，应该。”于是便问：“胡兄，你是有名的能算计，现在整天都算计点啥呀？”胡正端起酒杯先饮了一口，随后说道：我嘛——

早晨算计要整谁，中午算计要吃谁；
晚上算计要赢谁，夜里算计要睡谁。

胡正的话音刚落，张、贾二人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接着，张前拿起酒瓶边给胡、贾二人斟酒边说：“兄弟我五年前就有四大理想，如今总算一一实现了。”胡、贾忙问：“哪四大理想，快一一道来。”张前先喝了一口酒，接着便不无得意地说：

一个高高在上的位子，
二辆豪华气派的车子；
三座不同地点的房子，
四个年轻漂亮的蜜子。

张前刚刚说完，胡、贾二人齐声惊叹：“你小子可够腐败的呀！”张前听后先是一愣，接着会意地一笑：“彼此彼此。”大家又同饮了一杯。

最后轮到贾仁实话实说了，可贾仁却迟迟不说。胡、张二人一见，干脆直接发问道：“看老弟瘦得如此模样，想必是……”贾仁知道二人问话的意思，便勉强说：“二位老兄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好色。好在当了官之后，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只是此事纯属个人隐私，还是不说为好！”见贾仁含糊其辞，胡正、张前二人穷追不舍：“谁说的不是个人隐私？咱们哥儿几个在一块儿就没有隐私！快说。”他俩这么一追问，贾仁也只好实言相告说：现在我是——

家里有个能干的，外边养个好看的；
远方有个思念的，累了有个会按的。

贾仁说完，胡、张二人举起了酒杯说：“这就叫家里红旗